

第一章 来龙与去脉

—— 问题的性质和范围

1. 历史是人创造的

自从历史成为思想家们的研究对象之后，历史本身就成为了各种人类之谜的深渊。在其中，堆积着一连串的问号。在人类长期的思索中，这些问号有些变成了句号，有些仍然是问号，而且还不断增加着新的问号。更为麻烦的是，很多问题在一些人眼里已经是句号的，在另一些人眼里依旧是问号。但是，有一点人们却没有疑问，那就是历史本身是被创造出来的。

问题很快又产生了，历史是谁创造出来的？在这里，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们凭着自己的智力设计着种种不同的答案：

宗教神学家们说，历史是神创造的。在中国，有女娲团土造人说；在西方，有上帝吹气造人说。这恐怕是童年的人类所能想象出的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最早答案。后来的宗教神学家们对此又作了加工。答案本身当然是荒谬的，但其中蕴藏的想像力却是十分惊人的：要不是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谁能把历史安排得如此巧妙

——美丑善恶应有尽有，悲欢乐苦相生相克？这种神奇的想象千百年来俘虏了人类的大多数，至今犹然。

部分哲学家们说，历史是世界理性创造的。这个世界理性或称绝对精神，并不存在于任何个人的头脑中。它虽然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但却在冥冥中主宰着一切。举凡历史中的一切，无不在它的掌握之中。这是人类理性所能想象出的又一奇妙答案。如果说宗教神学家们的思维具有“形象化”的特点的话，那么这部分哲学家的思维就具有“抽象化”的特征了。谁能想象出这种无人身的理性，并把一切历史中的趣事都归之于这种理性的狡计？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想象太高深莫测的缘故，以至它征服的人并不很多。

另一部分哲学家们说，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是谁最先说出了这个思想已不可考了。但至迟在历史进入公元 1844 年的时候，两个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了这番话：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 版，第 118~119 页。

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点在当代除了那些虔诚的神学家外都认可了。本来嘛，事情明摆着：从古至今，人类社会所拥有的一切，还不都是人自己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创造出来的。人类自己的活动构成了历史的长河。

肯定了这一点，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人和历史的关系问题。

2. 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

是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社会生活记录的历史在本质上也只能是人类的实践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

现在，让我们略为考察一下这个作为历史创造者和历史第一前提的“个人”。

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个体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但是，依据不同个体在历史当中的作用，个人与个人是有区别的。在其中，既有作为群体的普通一员默默无闻、无声无息地参与历史活动的普通个人，也有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参与历史创造的声名显赫、出将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23页。

相的历史人物——历史个人。普通个人是绝大多数，历史个人则是极少数。前者在历史上都未曾留下自己的明显痕迹，后者都将自己的名字写入了史册，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①

再让我们解析一下往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有两种用法：一是指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其侧重点在强调推动历史前进，包括起了这种作用的一切团体和个人，同时把阻碍历史前进的人排除在外，它的对应概念是敌人、反动派。二是指社会群体。其侧重点在强调一定人群的集合体，把个人特别是历史个人排除在外，它的对应概念是个人、领袖。显然，人民群众的这两种用法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必须注意区别这两种用法。为了方便，我们用“人民群众 I”标志第一种用法，用“人民群众 II”标志第二种用法。鉴于我们研究的问题，如无特别声明，本文将一律在“II”，的意义上使用人民群众这一概念。

这样，人民群众在本质上就是指普通个人的集合体。作为群体一员的普通个人并非历史注意的对象，他们只有集合起来才能进入史学家的视野。但历史个人却不同，他们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因此，当我们说个人时，标志的只是历史个人，而不是群众的一员；当我们说人民群众时，也并不包含历史个人于其

^① 普通个人也有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个人与阻碍历史前进的反面个人之区别。但鉴于反面普通个人研究意义不大，故略而不计。本文在提到普通个人及其集合体人民群众时只指正面普通个人及其集合体。

中。这样的理解不同于通常的教科书，但它却具有概念的明确界限，为以后的理论叙述所必需。我们试给这两个概念定义如下：所谓人民群众是与历史个人相对应的概念，它指的是在历史中没有留下个人印迹的普通个人的集合体。所谓历史个人是与人民群众相对应的概念，它指的是在历史中留下明显的个人印迹的历史人物。

在作了这种区分之后，我们就从“人与历史的关系”这个母命题中解析出两个子命题，即“人民群众与历史的关系”和“历史个人与历史的关系”。

3. 地位问题与创造问题

这两个命题分别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我们过去很少考虑过的问题。

人民群众与历史的关系，我们通常着重于讲述群众在创造历史活动中的地位问题。当然，这是与个人在创造历史活动中的地位相对比而言的。其实，群众与历史的关系还有另一面，即群众如何创造历史的问题。

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上，我们通常也只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人在创造历史活动中的地位问题。然而，这也并非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全部内容，而只能说是一个方面，充其量还只是那较为简单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个人如何创造历史的问题。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两个方面的四个问题：

(1) 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地位问题；

- (2) 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地位问题；
- (3) 群众如何创造历史的问题；
- (4) 个人如何创造历史的问题。

应当说，前三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都是有明确答案的。我们都明确地知道：

- (1) 群众在创造历史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 (2) 个人在创造历史中具有重要作用；

(3) 群众是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这样的答案尽管过于简单，但却是正确而明确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对第 4 个问题作出如此明确的回答。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前两个问题称为“地位问题”，把后两个问题称为“创造问题”。这是两类互相联系但又不相同的问题。经验证明，回答了地位问题，并不等于回答了创造问题；也只有回答了创造问题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地位问题。我们的一些论敌就正是抓住了创造问题进而对地位问题进行质疑的。

前面提到，创造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一半。问题是那没有明确回答的另一半给整个创造问题蒙上了阴影，给了我们的论敌以某些可乘之机。

应当说，正是在个人如何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上，众多的理论家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既没有认真地发掘和整理导师们已有的论述，更没有提出自己新的见解。

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也正是本书作者给自己提出

的任务。

4. 进一步缩小问题的范围

历史个人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在这个行列中也是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有科学家：像阿基米德、牛顿、爱因斯坦；像祖冲之、李四光、杨振宁。他们以智慧的力量探索着自然之奥秘，使人类一步步地从自然必然性的奴役中获得自由。

有文学家：像荷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像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以丰富的想像力再现了人类的情感与命运，使人类获得艺术之美的熏陶和享受。

有企业家：像泰勒、哈默、土光敏夫、松下幸之助、比尔·盖茨。他们以卓越的才能为人类创造了企业管理的奇迹，使人类物质文明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大。

他们，对于人类历史都很重要，因而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但是，他们都还处于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之外。我们要研究的是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占有更特殊地位的历史个人，即政治家，包括政治领袖、政治军事家和政治思想家们。

这些人或者由于身为帝王将相、国家元首、政党领袖，掌握国家民族之命运而拥有至高无上之权威；或者由于身为思想家，著书立说，开创流派，思想博大精深而具有至深且远之影响；或者由于身为将军元帅，开疆

拓土、攻城掠地、保家卫国，改变国家民族之命运而具有摧枯拉朽之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人类历史的作用更为直接，也更为明显。

第二章 必要的考察

—— 理论的历史与现状

1. 在马克思之前

在人类思想史的童年时代，还没有人能够明确提出“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的命题，多数人都信仰这样一个答案：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及其历史都是神创造出来的。他们的代言人这样说：

“我们基督徒，不必追求别的，只要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能见的或不能见的一切物体，都是因创造主（他是惟一的神）的仁慈而创造，那就够了。宇宙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①

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本身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才逐渐明确起来。

人文主义者这样说：

^① 奥古斯汀语。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9页。

“人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①

唯心主义者这样说：

“自我设定它自己。”“自我设定非我。”^②

“自我和非我都是自我的原始活动的产物。而意识本身就是自我最初的原始活动的这样一种产物，即自我自己设定自己的产物。”^②

人本主义者这样说：

“（对人来说，人就是上帝）——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实践原则，就是世界史的枢轴。”^③

但是，这还远不是我们要说的问题。在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到来之前，关于个人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人们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说的呢？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这样说：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

阿尔伯特·布克哈特语。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5页。

② 费希特语。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4~338页、第343~344页。

费尔巴哈语。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5~316页。

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①

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这样说：

“一个狂信者胆囊里过多的苦汁，一个征服者心脏里过热的血液，一个君王胃里的一种消化不良，一个女人心里出现的一种幻想，都是一些充分的原因，足以酿成战争，把千百万人送上屠场，夷城池为平地，化都邑为劫灰，使国家长期陷于悲惨境地，饥荒不断，瘟疫横行，地球上一连数百年荆棘遍野，民不聊生。”^②

英国人卡莱尔则专门写了一部关于英雄和英雄崇拜的书，其中精彩之处是这样说的：

“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的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

①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1页。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25页。

历史。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老师黑格尔写道：

“世界历史个人”，“这些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②

“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自己的特殊目的关联着‘世界精神’意志所在的那些重大事件。他们可以称为英雄。”③

很显然，这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思想家们，几乎操着同一个腔调：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舍英雄则几无历史。④

——这就是马克思面临的问题。

2. 马克思：何去何从？

人类思想史的接力棒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手中。他们继承了历史上的正确思想，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他们并不同意形形色色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而是诉诸于人类整体。

他们指出：

“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

① 《英雄和英雄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页。

② 《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0页。

同上，第69页。

不可否认，在这众多的思想家中，也有个人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发出过一些闪光的语言。如法国历史学家梯耶尔就说过：人民群众在通往幸福和自由的道路上的前进比征服者的狂歌行进更加声势浩荡。

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在宣布自己的启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的石头的致命打击。”^①

“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②

马克思、恩格斯决不同意那种历史是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的看法，并对卡莱尔进行了直接的战斗。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英雄史观。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战斗锋芒所向，决定了他们必然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突出人民群众的決定作用。

他们指出：

“整个历史的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③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6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306页。

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忘记这样两点：

其一，在谈到历史创造者的时候，他们通常是讲人类或人们。例如：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②“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④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⑤

其二，在遇到夸大群众的自发作用的地方，他们则要适当强调个人的作用。例如：

“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 版，第 10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 版，第 7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 版，第 118～11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 版，第 248 页。

同上，第 697 页。

留斯两地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如果这个坚强有力的时代和这些刚毅果敢的人物对我们这个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响，那末，人类的确就会堕入失望的深渊，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希林、科布顿和迪加尔特这些人去随意支配。”^①

在他们的笔下，曾评论过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英雄、侏儒、帝王、骗子应有尽有。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人开列个名单，那会很长很长。

3. 个人到底能干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任務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专门对个人如何创造历史的问题作出过细的研究。但是，在他们对个人作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个人到底能干什么的议论。

(1) 在历史发展的一定关头，某个岗位上的某个人物的存在与否，他所采取的反映如何，这些偶然情况能够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马克思说：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665页。

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①

(2) 在两种社会情势势均力敌的时候，某些个人的行动将会使得局势偏向一方，就此而言，这些个人的行动对当时的历史局势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恩格斯说：

当两种社会发展倾向势均力敌时，“这两种倾向中的哪一种在某个时候占上风，取决于个人的、地方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偶然情况。”

“这个冲突将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正如我上面所说，将取决于某些人的偶然行动。”^②

(3) 个别人物的一定决策和行为可以使整个阶级、民族、国家的形象发生改变，可以使阶级、民族、国家犯错误或得好处。恩格斯说：

德意志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他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他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轻视。”“俾斯麦的二十七年统治使德国受到“全世界的憎恨”。^③

(4) 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小人物可以迅速成为大人物，去书写他那个国家的历史。恩格斯说：

“一个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就演出了雾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81~2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293、464页。

十八日的可笑模仿剧，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吗！“从现在起就只有他才能写法国的历史了”。^①

(5) 一定条件下历史人物的个人私事也会给历史带来重大的影响。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当他们个人的私事与历史发展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把私事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恩格斯说：

“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乌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性，因而只迷恋男性，而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那么，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另一个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求博得各大国承认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 版，第 401 页。